

肉
坵
墳

肉 坵 墳

第一回 呼丕顯封王 誇官打龐文

詩曰 五代紛紛起鎗刀 赤鬚火龍下天曹 夾馬營中生太祖 一統山河歸宋朝

話說宋太祖乃赤鬚火龍轉世，生得面如重棗，性如烈火，一貌堂堂，少游關西，拳打江南江北，兩京一十三省，並無敵手。只有拳打京外黃土坡，遇見推車販傘的柴世宗，結了盟義。咸安子明鄭恩與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高懷德、曹彬、苗光義、趙普一般文臣武將，俱各議論相投。後來世宗登了寶位，封太祖爲殿前檢點之職，不久世宗晏駕，兵變陳橋，衆將相推卽了大位，駕坐汴梁。三下南唐，平了兩川四省，後來傳位與太宗，平了劉崇，收了楊家父子八虎，呼家滿門，兵困同台，楊家父子歸天。肅太后大擺天門陣，楊大郎私下三關，呼丕顯封爲淨山王。呼延贊戰死梭羅陣，眞宗晏駕，仁宗幸而思想呼家父子功勞，將呼家丕顯代職封王，正是

仁宗駕幸思功臣 可恨龐文心太奸 進女設計害丕顯 保國忠良刀下殘

且說仁宗駕幸功臣廟，呼丕顯封王。龐娘娘進宮，設計謀害淨山王。朝門二拷，呼丕顯殺死全家，神風刮去呼守用、呼守信、大王莊招親，生下呼延慶，這俱不在話下。單說仁宗皇帝自登基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一日早朝，合朝的文武各拜二十四拜，口稱萬歲一聲，行罷了朝綱，各自歸班。仁宗問曰：文武班齊了麼？衆臣答曰：文武班齊了。天子說：丞相何在？丞相王苞跪至駕前曰：臣來見駕。仁宗說：今日是正月初一日，朕宣卿等上殿，並無別故，朕今要進功臣廟，武英殿走走，衆臣答曰：遵旨，隨看馬過來。

天子龍樓忙離座，保駕文武左右隨。仁宗跨上逍遙馬，鳳管兩邊對龍笛。武將披甲腰橫玉，文官身穿紫羅衣。對對提燈金鎖紫，香烟繚繞滿空飛。錦綉相隨鳳玉駕，保駕臣把天子圍。往前正走來的快，功廟不遠在面前。

錦衣衛叩頭上稟我主前邊就是功臣廟。仁宗下馬離鞍率領文武上武英殿進功臣廟來了。

仁宗邁步進廟堂拾頭舉目細端詳兩邊懸掛忠臣影功勞簿兒放一旁伸手去將簿兒展翻來覆去用目張上寫鄭恩功勞大軍師光義定家邦赤心耿耿楊繼業兩郎山前一命亡刀馬絕藝入難比八虎幽州兩分張爲國奇功三百代楊門又有女紅妝劉崇河東作了反八支虎將苦奔忙監戰河東折八將馬氏武藝甚高強令公胸藏謀略廣爲父雪冤四海揚他兒名喚呼延贊全仗烏馬一條鎗連敗大宋常取勝殺的太宗心下慌君臣定下捨身計真龍天子夫妻降那日盜去呼延贊劉崇一命喪黃梁夫妻才把汴梁進封他太尉伴君王威鎮雁門誰不怕殺的番王走他邦戰的梁王把表進方怕在他手內亡誰知內出潘仁美生出毒計害忠良楊門父子遭縲絏界牌救過楊六郎盜戰口北放過蕭后一見臉下黃同台遭困救過蕭后又在南華請六郎老將命喪梭羅陣也是爲國不善亡大功算來五十六小功血戰三百場仁宗看罷功勞簿可嘆如今一命亡此處却有呼延贊怎不見他令公郎

天子手擎功臣簿點頭贊嘆道這樣功臣死的甚苦怎不見他的後代丞相王苞駕前奏道我主在上看是進善王呼延贊葉落歸秋天子說正是王苞說這個人在同台大名府天門陣廢命只因他死的苦處

太君年高寒透心不給皇家苦進忠南征北戰成何用東擋西除一場空現有延贊呼門後太平街上是九層下馬牌上泥金字上寫王爺命誥封一品夫是名馬氏監陣河東誰不驚長男無職呼丕顯俸祿僅有二百零太君俸祿七百六十年高六十零四冬告老不見皇爺駕他和楊家是同情丕顯隨征保過蕭殺的塞北胆戰驚赴會也有呼丕顯大戰親安馬頭成天門打了王母陣太宗又封馬太君仁宗聽罷一些話疼壞大小四帝君皇爺聽罷王苞之言說丞相既有這樣功臣的兒郎何不將他召進朝廷待朕封王治國安民豈不是好麼王老爺聞聽心中歡喜天子又把功臣簿從那頭代太祖二代太宗三代真宗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傳旨御祭過來無後功臣都有祭有後功臣封過門親身來把功臣祭喜壤合朝武共文一連斟了三杯酒率領羣臣出廟門

來至金鑾升了殿文武百官跪塵埃

文武朝見一畢分付歸班侍立天子卽命王苞急速領朕旨意將淨山王後代呼丕顯召來見朕

丞相忙領詔別主出禁門一時來的快下馬就叩門

王老爺來至淨山王府用手叩門問道有人無有裏邊人也問道什麼人叩門王老爺說是上大夫王苞領詔前來那承奉官說代俺稟報母子正在銀安殿坐談承奉官雙膝跪倒報與老太君得知今有丞相王苞領詔求見

奉官忙跪倒稟報老太君王苞領旨意求見候信音

太君聞聽嚇一跳半晌無言兩淚含自從監戰大名府天門陣上喪黃泉那時真宗龍歸海仁宗却聚文武官只今告老正六載爲何旨意到門前想起夫主死的苦孤兒寡婦有誰憐太太說心如刀攪看來保國是枉然常說人在人情在人既不在兩無干自從王命歸天去不見車馬到門前太太哭的如酒醉轉過墳前拜孝男丕顯說母親不必傷悲既旨前來大約也是無妨太太說其中必有原故我想將近六載無有朝臣到我家門庭你父子們的功重如山一連救駕也有數次只怕朝臣上本有功無人必找呼門後代二來楊門又是至親豈有不在天子跟前陳言我兒你且躲避躲避待我老身前去接詔看是如何便知端的

太太開言叫嬌兒你聽咱心神坐不定提起肉發麻蛛兒簷前挂雀兒叫喳喳聖上旨意來此事定不差老夫人忙分付擺香案看官話過來

頭戴鳳冠腰橫玉開放王家兩扇門控背躬身往外走兩桿龍旂左右分差官留神仔細看了監戰老夫人搶步分裙向前跪又把丞相尊又稱

呼太太行罷國禮同欽差進了銀安殿將旨意接過來供在龍亭欽差又與馬氏太太行禮太太頂禮相拜還說老拙有何德能敢勞賜禮把王老爺拉將起來便叫使女端茶茶罷王老爺控背躬身說老太君不必遲延快聽宣旨王苞把恩旨將過來展開高聲朗誦上寫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丞相展旨便開言 上寫拜上老年人 爲朕駕至功臣廟 天門陣上喪黃泉 從頭細看功臣簿 未有呼家拜孝男 因此丞相把本奏 說是御弟藏家園 呼家血功五十六 朕掛心中淚不乾 縱然功臣無祭奠 朕到王府去請安 今差王卿親來請 太君不必懸心間 歷代君王從頭看 子襲父業理當然 太太聽罷聖旨話 口中無言心內酸 太太說聖旨主意我也八九成參透了

夫人開言叫 欽差你聽明 小兒三十六 保駕出過征 從打天門陣 同台轉回程

在外得了痰火病 只到如今六載零 聖旨來宣呼門後 我兒怎去見主公 夫人說着眼流淚 嘆壞年高誥命人 丞相聞聽微微笑 推辭下官也不聽 奉旨只說請來看 有病也得進朝中 國家功臣敢撒詎 莫負主上好心情 王丞相言罷老夫人說王老大人不必你苦苦追求 誰家不愿封王 豈肯埋藏家下 王老爺開口笑道 別人行事下官不知 大老爺行事下官豈不曉得 除了無佞門 天波府也就數一數二

請安是吾本當見 不必埋藏大國臣 何不進朝金殿說 不顧欽差奉旨臣 說的太君無言對 太太低頭口問心 太太說王老大人方才若是別人來到 老拙也不肯出口 我這呼門一路王爵 實是不要的了

大唐已盡出五代 剩下智遠石敬瑭 還有銀鎗高思繼 那個大將得善終 楊門會有八隻虎 無有一個去衝鋒 聖上傳旨只得去 呼門從此不受封 說罷分付呼不顯 來了能征一英雄 欽差定睛往下看 喜壞當朝宰相公 不顯即忙把詔拜 登時拜到水平星

呼不顯在銀安殿上拜詔 欽差官說大老爺請起 這樣男子爲何不進朝保主 太君說這路王爵儘可不要 有老王爺在地他就告了病了 大人親來宣詔不得不去 又叫道呼不顯 你今進朝這王爵可受呀 不受不顯低頭不語 太君點頭想必這冤家做王爺的心勝 既然要去 叫丫環抬香案過來

分付丫環排香案 款動蓮步往後行 天門事畢占一課 不許呼門去受封 老主歸天仁宗請 聖母金錢靈不靈 排開金錢觀天象 太太不語心暗驚 青龍之卦先有喜 後來朱雀降喪門 太太占課眼落淚 準備王府有災星

今日不叫冤家去，負了天子好恩情。

且說太太占了一課，凶多吉少。欲待不叫他去，恐怕辜負了天子一片好心，叫他去罷。又恐有不測之禍，無奈欽差官又不許阻擋，只得打發他前去見君。太太將課錢收訖，又囑咐呼丕顯：「你這一去，須當千千仔細，萬萬小心。」呼丕顯答曰：「爲兒謹遵母命。」

呼丕顯向外走，辭別老太君，出府忙上馬，跟定奉旨臣，穿街來的快，進了東華門，翻身忙下馬，傳報主當今黃門官啓稟我主丞相王苞奉旨召呼丕顯。現在午門候旨。仁宗忙傳旨宣他見駕。呼丕顯步上金鑾，倒身下拜。丞相繳旨。

天子閃開龍目，看凜凜身材，非等閑。四方面皮大環眼，海下飄飄三綵髯，青羅包巾紅折袖，五色絲條在腰間。聞聽鎗馬多英勇，殺的塞北透胆寒。仁宗看罷心歡喜，拜到呼門子孫賢。

呼丕顯拜王二十四拜，只呼萬歲三聲。臣是呼丕顯，特來見駕。天子說：「你呼家放着這樣英才，爲何埋沒家中，不受王爵？想必是朕先君待你們不周，御弟不必推辭了。一定要你襲職聽朕封官。朕封你爲淨山王之職，每年俸祿錢糧九千六百兩，下回分解。」

第二回 靈台官保本 龐文進西宮

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白雲多。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開言少敘，書接上回。且說仁宗天子一聲叫道：「御弟不必推辭，聽朕封官。朕封你爲淨山王，一年俸祿錢糧九千六百兩。」

朕封你祿九千六，紅錦袍上賜團龍，野雞冠上明珠嵌，賜你寶帶玉一根。半朝鑾駕曲柄傘，行動五百御林軍。不顯叩頭把恩謝，喜壤合朝武共文。天子親遞三杯酒，餐邊斜插兩朵金。准你跨官三個月，叩頭辭出午朝門。

王爺分付調鑾駕 威威神鎗擺幾層 頭前打着曲柄傘 下照殿前一大臣 淨街銅鑼噹噹响 驚動合城軍共民 攔男抱女齊來看 攙老扶幼笑歡欣 按下王爺呼丕顯 再說奸臣老龐文 頭前一對開路棍 也有銅鑼把街清 忽聽高叫人躲閃 來了學士老先生 龐文正走人回話 青衣雙膝跪埃塵

青衣跪倒回老爺不可前進 現有鑾駕擋住了 龐文問道 誰家的鑾駕 青衣說道 是淨山王的 龐文說 哇 好奴才 呼延贊死的年深日久 那裏又有淨山王 青衣說 老爺在上 這淨山王是淨山王的長男 小人打聽的明白 請老爺下轎前去相見

龐文長嘆氣 咬牙縐雙眉 想起河東事 汗流濕了衣

老主昏昧幼主暗 無故封王把人欺 再說下轎我就打 把你奴才剝了皮 家將聽說魂不住 老爺無謀使不得 他爲大來老爺小 欺了王家一命虧 龐文連說我不怕 欽奉仁宗旨意催 遇見別人都下轎 呼門我必撞他回 說着說着迎面立 有人馬前報是非

啓報王爺得知馬不可前進 有文華殿大學士的轎擋住 王爺說 文華殿大學士是誰 說名喚龐文 王爺說 龐文的轎可是走着 可是住了 說不會住下 王爺說 既是沒我大爲何佯佯不睬

王爺分付齊衝馬 綉錦麒麟催走龍 羽林急忙奪執事 一齊羞辱老龐文 王爺伸駒來撞轎 家丁作忙吊了魂

龐文看見失了色 氣壞夷梁狗奸臣

且說王爺的馬到了轎前 勒住馬 用手一指 說文華殿的學士龐文 若不是我初印封王 我定不饒你呀

王爺說罷忙傳令 把龐府人使棍打 執事金牌全毀壞 打的哀聲叫嗟嗟 也有撞破流下血 衣服扯碎是把抓 龐文轎內生了氣 跟隨人等似鶯拿 如狼似虎打一陣 那些軍民笑哈哈

龐文暗暗的說道 好不顯這等撒野 明日上殿一定參你 忍氣吞聲的回了府去 淨山王拜了楊老太太 回家見母 不表 再說龐文來至府門下轎進內 太太迎接 手扶老爺說道 今日爲何面帶憂容 龐文將前言細說了一遍 一陣好

惱

太太聞聽咬銀牙，心中惱怒，遍體麻，偶然想起河東事，可憐父母被他殺，終身冤仇還未報。皇爺封王欺咱家，太太說着倒在地。龐文嚇得泪如麻。

龐文說：夫人不必傷感，我自有一個主意。說罷，夫妻至錦番廳坐下，叫丫環把紙墨硯台掣來了。環聞聽不敢怠慢，登時齊備。

龐文燈下把本修，要參呼門拜孝根。夫妻談論三更後，羅幃錦帳秉銀燈。回房安息把床上，不多一時到早晨。按下龐文且不表，再說王爺誇官臣。

且說王爺誇官進府，先給母親叩頭。太君說：如今忽然封王，我心其實不樂，叫使女擺酒，與你王爺慶賀。母子談論多，回回房各自安歇。到了次日，天子駕設早朝。天子問曰：文武班齊不齊？殿前官啓奏說：文官不少，武將班齊。天子曰：文武官有事早奏，無事散朝。言還未了，一人越衆出班，說我主慢散朝綱，臣來見駕，有奏本呈上。

龐文殿前見君，雙膝跪下把話云：未曾啓齒，干戈動，張口先就起刀兵。天子閃目往下看，原是文華老龐文。天子問曰：來者是文華殿大學士龐卿家麼？龐文說：臣是。天子曰：朕無旨宣召，何故來見？本奏何人？龐文說：本奏淨山王呼不顯。天子叫接本的，將本放在龍書案上。天子展開，定睛細看上寫着：

臣啓陛下。龐文本本參呼門拜孝根，他父河東是叛逆，殺過中華大宋兵。自古至今將實論，那有逆黨封滿門。欺君撞了臣的轎，喝打爲臣跟隨人。惱一惱來怒一怒，大宋江山定不安。天子看罷龐文本，氣壞仁宗四帝君。用手指着龐文罵：怎麼功臣呼家人。

天子說：龐文，你說他是河東的叛逆，你可是那裏人氏？莫非他平日與你有仇？見朕封王，心下不平，他誇官得罪你，也是有的。

仁宗說罷，龍眉綯，氣壞王家主聖明。分付傳官領朕詔，快拿龐文一奸臣。哄動兩旁官合將，個個提鎗來拿人。

肉 坵 墳 第二回

八

咄咄的抽了帶緊綁牢拴體受繩

迢迢牽牛星 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 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 相去

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 脈脈不得語

且說仁宗天子看罷龐文的本章心中惱怒分付武士與我綁起來

分付一聲與我綁嚇壞龐文老奸臣咄咄的抽了帶刻下牢拴體受繩推推擁擁往下轉老賊無語自沉音

指望報仇將他害想不到把自己坑按下龐文身受綁再說靈台一個人

靈台官黃文炳一見着忙越衆出班奏道我主不可天子說如何不可黃文炳說妄奏不實不可問他死罪天子說便

宜這個老賊饒他死罪活罪不免黃文炳奏道我主在上官拜文華閣也就不好打了既然如此朕當准本黃文炳說

謝主龍恩分付將龐文放回排去繩索整理朝服上殿倒身下拜謝主不斬之恩天子說若不是靈台苦苦哀求朕一

定不饒你今將你貶爵爲民出朝去罷

龐文叩頭辭王駕笑壞合朝文武官只見王苞合苗寇點頭贊嘆五七番未曾貶人先夢已爲何先把不顯參

今日貶家羞不差面上無光真愧慚奸賊出朝來上馬默默無言轉家庭

龐文來至府門下馬太太迎接至待客庭前太太說老爺爲何面帶憂容龐文說我本參呼不顯天子不准反把我拿

問多承靈台官黃文炳苦苦哀求將我貶爵爲民

太太聽說真魂冒夫妻惱怒把心敲指望殺了呼不顯反去紗帽帶一條夫妻傷感多一會太太一計上眉梢

夫人說黃文炳保你不死必有原故把他請至家中老爺意下如何龐文說夫人言之有理家將何在夫人將答道小人

伺候龐文修書一封說你不必別處去請在朝外等候黃老爺散的朝來只說我有請相邀家將答應持帖出門來至

朝門黃文炳方出朝門家將跪倒說老爺在上我家老爺有請黃文炳笑道我正要到你家去不料又來請我說罷隨

家將來至府門家人回報龐文出來迎接黃文炳下轎二人來至客廳坐下家將看茶茶罷龐文一躬到底說多虧大

人朝中美言救我不死無恩可報謝金一千兩叫人抬至客廳黃文炳笑道小弟有何德能敢領厚禮非我保你不死只因你的官星明亮龐文聽說眼中落淚道我如今貶爵爲民還說什麼官星明亮黃文炳說大人不知聽我道來黃文炳

未曾開口忙陪笑學士大人莫傷情保你官職比先大觀星你家有貴人半年之間還不用呼家一定你手坑龐文聞聽忙下拜還朝難忘你恩情

黃文炳聽說這也不難當今天子還無西宮請問老大人有幾位令愛龐文說有兩個小女大的已經出嫁還有一個小女未出閨門黃文炳滿心大喜說既是如此何不將女兒送進宮中管教你官復舊職還加高陞太師皇親龐文大喜一躬到地又贈銀一千兩叫人沽酒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靈台官告別龐文送出府門回至後宅夫人就問龐文將靈台官之言告訴一番太太滿心歡喜說靈台官此計甚妙你我何不把女兒叫來與他商議分付了環快把你姑娘請來

使女不怠慢款步往前行急忙把樓上請來刺鳳人

小姐正做針指了環說姑娘老爺太太有請小姐聽說把針指放下隨跟使女來至夫人房中龐文一見滿心歡喜分付看座小姐坐下說父母呼喚孩兒有何教訓龐文說我今實不相瞞我老作了一件不才之事實指望本參呼不顯官報私仇不料天子不准反把爲父的貶爵爲民老父却無安身之所方才將靈台官黃文炳請來他夜觀天象我的官星明亮管教我原復舊職老父說既出何入他指我一條明路我今與你商議不知你意下如何

夫人在旁也開言二目不住淚漣漣孩兒呀

只因呼門仇難解河東結下大冤仇殺咱全家三百口老爺死的甚可憐可恨奸賊呼延贊想起如今心痛酸你父爲他去上本貶爵爲民不做官這是冤仇又一件爲娘請你到這邊太太哭的如酒醉小姐着忙問一番

小姐說母親不必悲傷爲孩兒的未出閨門怎麼替您報仇龐文說仁宗天子現今三宮不全把你送進朝去不知你

允與不允。

小姐聽罷心悽慘。父母在上聽兒言。分付孩兒兒知道。提起呼門惱心間。我進宮中陪聖主。進言害了呼不顯。小姐回言我知道。父母只管放心寬。女兒但得西宮做。要殺呼家不費難。當下夫人轉來謝小姐。作忙把禮還。龐文聽了小姐之言。滿心歡喜。說兒若要是進了西宮。此事要緊。小姐說爲兒一面承管。

說罷分付人治酒。了環伺候描眉人。歐氏夫人執定盞。龐文雙手捧定瓶。滿臉陪笑親手遞。遞與女兒刺鳳人。我兒害了呼不顯。爲父就死難忘情。

用酒已畢。小姐回房歇息一宿。到了次日清晨。仁宗駕設早朝。

玉露金階飛彩鳳。香烟繚繞更相宜。含烟御柳閃風戶。文列東班武列西。

話說宋天子駕轉九五。多官朝罷。分班侍立。黃文炳上前說道。靈台官叩頭。爲臣夜觀乾象。却有西宮貴妃。不過三日。要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玉眞王進寶 賽花妃降香

詩曰 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端綺 相去萬餘里 故人心尚依

詩罷。且說黃文炳在龍案前開口奏道。我主在上。爲臣夜觀乾象。却有了西宮貴妃。不過三日。要見天子。龍心大悅。今日二月初一。這等二八月。當延宴公卿。傳光祿司奉御尉茶坊司。延宴司上殿。等時收拾了酒盞杯盤。

天子欠身忙傳旨。曉與衆位文武知。吃一看二皇家宴。大小公爺擺列齊。文武叩頭把恩謝。調席有禮坐丹墀。兩邊美女齊歡樂。鶯歌舞對鳳皇笛。美女來把時曲唱。執彩佳人慢慢隨。也有走獸雲中雁。也有豬羊海裏魚。

衆臣貪杯多一會。仁宗大悅把酒陪。

按下君臣貪杯不提。且說龐文升殿坐下。叫了環對你姑娘說。我叫他梳洗了。環不敢怠慢。急忙上樓說。姑娘老爺叫。

你梳洗前去

小姐忙打扮 提成果子名 盆中盛淨水 解開髮萬根

左梳右挽盤龍戲 兩鬢梳就水磨雲 白果面上粉勻起 櫻桃小口點朱唇 柳葉眉觀杏子眼 一雙小腳裹白綾 身穿石榴紅衲襖 腰繫八幅五子裙 各樣金簪插幾對 蓮步花鞋足下蹬 佳人未動香風起 金蓮款款出樓庭 使女相隨前庭去 早有人報老龐文

小姐來至前庭 倒身下拜 龐文用手扶起 說我兒 你今日進朝 得了西宮 那時多有倚仗 小姐說 爲兒知道 何必分付 太太聞聽 淚滔滔 伸手拉住女多嬌 我兒入朝多仰仗 母親不必你心焦 說罷分付抬過轎 女兒進朝多記着 可恨冤仇不能報 今日進朝走一遭 我兒青春年十六 不想今日把娘拋 小姐落淚往後轉 龐文父子緊跟隨 小姐出府坐轎 父子上馬 穿街過巷 來至朝門 龐文拱手陪笑 說黃門老大人 代我啓奏一番 就說龐文朝門等詔 黃門官聞聽 上了金殿 雙膝跪倒 啓奏我主 新貶的龐文朝門等詔 天子聞奏 心下不悅 說老佞臣 你何不回 家何事又來見朕 說叫他進來 說罷 龐文隨旨而進 上殿 倒身下拜 天子說 龐文 你奉旨遭貶 朕不用你 如何進來 龐文叩頭說 臣有一女 年方十六 歲進與我王納一宮妃 臣雖遭貶 我主駕坐堯舜 爲臣難割難捨 天子聞聽 龍心甚喜 叫宣來見 朕 御官領旨出朝 龐文花隨旨而進 天子駕離九五 衆文武都驚疑不止 一個個歸班站立

天子抬頭看 留神仔細觀 女子行步穩 典雅甚清閑 只見他

烏雲高挽盤龍髻 滿頭珠翠趁雲環 芙蓉臉趁桃花面 耳墜金鑲玉寶環 上穿大紅銷金領 八幅羅裙繫腰間 小小金蓮三寸整 高底花鞋足下穿 皇爺看罷多姣女 難鎖意馬共心猿 口呼萬歲倒身拜 天子骨軟筋又灘 看罷一陣龍心喜 玉鳳今得佩孤鸞

拜了二十四拜 口呼萬歲三聲 天子誇獎不盡 真正是月裏仙人 朕正少西宮 他就將女兒送來 真也乖巧 聽朕封官 朕封你西宮下院 賜你四件宮衣 偏妃劍一口 管轄六院十二嬪妃 三千粉黛 八百胭脂 叩頭謝恩 掌宮婆引到沐浴

所沐了身體更換宮衣

粉翠珠冠頭上戴排掛真珠月照明前三后五八支鳳下穿山河地裏裙忙上香車丹鳳輦駕轉西宮下院門
龐賽花進宮不提且說仁宗皇帝叫龐文聽朕封官朕封你西宮太師老皇親外加文華殿大學士之職又叫龐龍龐
虎伺候朕封你西宮二位國舅外加正副總兵之職帶管三台營的衆將父子叩頭謝恩宮官看兩朵金花十字披紅
誇官三日進朝交旨父子答道謹遵說罷出朝按下不表天子往下又問有事出班早奏一言未盡有人說道我主慢
散朝綱臣來見駕

一人出班往上行天子又欠九龍墩他有陰陽一寶鏡還有生死棍一根免死金牌十二道二十四名左右分
君王見了欠御體行動之間鬼神驚日斷陽來夜斷陰也會放糧拿皇親文曲星官臨凡世烈烈忠臣包相公
口稱陛下臣見駕爲臣告假祭祖塋

天子觀罷問道來者是包愛卿麼見朕何奏包公奏曰爲臣往陳州放糧回朝也不會回家祭祖爲臣告假天子說包
卿鐵面無私爲國盡忠朕當准本日期朕當不限包公謝主龍恩

天子親遞三杯酒朕與包公錢錢行朝袍一抖多官散包爺出了東華門王朝馬漢調過轎還有青衣緊隨跟
包爺奉旨去祭祖不知何日來見君

文武在十里接官亭送行按下不表

再說仁宗回下院贊成雙雙骨牌名一些嬪妃捧玉輦雙碟團隨正馬行賽花聞報忙接駕綠暗紅稀左右分
一點孤紅往西墜斷五絕六少行人七紅臣職人不就臨老却又入花層等時捧出梅稍月房中秉上一銀燈
羣鴉隨鳳難美對比就桃園好相逢霜天相陪一隻雁蘇秦背劍笑盈盈君妻用罷交心盡如魚得水伴當今
一更不唱瑤台月二更楚漢兩相爭正是三更半夜到揉碎梅花到五更一宿晚景提過去東方送出太陽星
天子御駕升龍位武站西來文站東

鐘鼓齊鳴，駕登九五殿。前官見駕，我主在上。今有邊化玉真王來使朝門等詔天子傳官宣旨出朝。四家番臣隨旨而進，駕前倒身下拜。天子說：「使臣是何人？」答道：「臣是馬驚賴風，連秀木耳達。」天子說：「你國欠朕三年進貢，如今進來，是什麼奇物？」使臣說：「珍珠四袋，湖珠四袋，貂皮銀鼠一槓，人參一槓，肥馬五百疋，折算三年的貢獻。」天子大喜，傳旨把這些東西來抬在金殿。光明日月將馬趕進馬廄，四臣暫回金庭。朕有筵宴，四臣謝主龍恩。馬爺出朝回金庭，各按等次坐定。馬爺說：「列位，我有一們親戚失陪衆位，探訪探訪。」說金庭驛官何在？驛官答道：「下官伺候。」馬爺說：「我問你淨山王呼延贊，你可曉得？」驛官答曰：「老王爺辭世，如今是少王爺襲位，離此不遠，走到太平街，坐北朝南，就是。」

老爺一聽心下喜，吩咐家丁拉走龍鞍，上了跑山獸，率領家丁人數名，穿街過巷來的快。王府不遠面前存問道門上，有人麼？承奉官一看見老爺大帽紅纓，腰橫玉帶，說那裏來的？老爺說：「塞北玉真王駕下，稱臣姓馬名驚，承奉官慌忙跪倒，說馬太老爺麼？」老爺說：「急速通報承奉官答應一聲，就跑來至後堂跪倒，啓王爺在上。今有塞北馬老太爺至府下馬。」

太太聽說父親至，不由兩眼淚洒洒，慌忙離座朝外走，不顯後面緊緊隨。馬爺鬢白八十歲，太太一見淚悲啼。他才搶步分裙跪，伸手一把拉住衣，只說今生不見面，誰想爹爹到這裏。至今離別三十載，兒在汴梁每日提。太太哭倒塵埃地，馬爺也就氣長吁。

且說呼太太哭倒在地，馬爺心如刀攪，伸手拉住太太說：「我兒不必悲傷，馬爺說。」

你想老父有日見你，母想你似啞癡，哭的兩眼看不見。諸胡每日難支持，千里關山難見面。想回汴梁王不依，太太聞聽越哭痛，勸他母親莫悲啼。

馬太爺把淚止住，住父女攜手至後房敘禮。馬氏太太給父親叩頭，呼不顯給他老爺行禮。馬老爺傳家將伺候，說這般這般，走去取盤子一個，捧將過來，說我老道是金子八錠，珍珠八顆，湖珠百顆，貂皮八張，銀鼠五百張，金珠是給你的，貂皮銀鼠是給外甥們的。太太說：「女兒不能孝敬父母，焉敢受這金珠玉器。」馬爺說：「這是你母親所贈的。」太君一聽收

下淨山王在旁吩咐看茶。茶罷，老爺見王爺身高一丈，膀闊腰圓，面如古月，海下有三綰長髯，八寸有零，色如墨染一般。馬爺看見，滿心歡喜，傳人看座。太君吩咐看酒。

太君滿斟一杯酒，馬爺接來淚珠傾，我兒你把王妃做，你母遵化眼盼紅。太太說：「不顯兒呀！」

進朝上本隨娘去，遵化看看你自親，馬爺一聽心如割，旁邊疼壞馬太君。

太太傳令叫二位少爺來與老太爺叩頭。

馬氏太太忙傳令來了，呼門四代根，馬爺留神望外看，打量年青兩個人，這個身材高八尺，那個長有七尺零，進前施禮雙膝跪，只兩個是什麼人。

太君說：「一個你的外孫呼守用，一個是呼守信。」馬爺說：

「外孫應去也應去，看見嬌兒也痛情。」

守用守信給馬老爺叩頭，見禮一畢，太君說：「呼守用呼守信，二人答應說：『小孫伺候。』」太太說：「進前來敬你太老爺三杯。」

滿斟三杯，送於馬老爺接來飲乾，叫人看座。一家五口坐談，馬老爺盡盡飲乾，到三更時分，說道：「我兒兩個孫孫那個隨我去？」太太說：「一個也不得去，他父關係王位，豈敢私許出門？」父親上裁，馬老爺說：「是我如今戀戀難舍，留下一封書字。」外孫若要去的時節，叫他過了遵化，我的字掣出，就無人阻擋。太君一聽，滿心歡喜，傳人備文房四寶過來。

老爺提筆淚兩行，修書留下女紅粧，久後打發外孫去，見他老娘訴心腸，寫畢吩咐人收起。太太接過匣內藏，坐談說話整一夜，老爺落淚濕衣裳，次日告辭金庭去，父親別女兩分張。

馬爺回至金庭，太太做衣服數套，路金千兩，送與馬老爺收下。那一日，皇爺駕設早朝，四個番臣上殿辭駕，天子賜表禮答，和各敬三杯御酒。馬爺辭回遵化，不表天子駕回西宮至寢室，行罷國禮，坐下吩咐擺宴於西宮院。

君妻相陪把酒飲，簪花低頭自沉音，不知冤仇何日報，殺他呼家眷滿門，龐妃躊躇多一會，心生一計上眉峯。

離座倒身雙膝跪。皇帝叫聲愛梓童。

爲何梓童又行國禮。娘娘叩頭道。妃進三杯。請問一聲。明日何事。仁宗說。明日是三月二十八。東嶽天齊的聖誕。娘娘滿心歡喜。口內不言。心下自思。昨日靈台官告訴我父上有機會。打聽不顯他去降香。何不我也上廟。拏他一個錯。那時殺他一家。可也不難。說我主妃有一件心事。不敢啓奏。天子說。梓童只管奏來。娘娘說。自幼在家算命。有個皇妃的造化。許愿在先。若得了皇妃。東嶽降香。未知我主准與不准。天子說。豈有不准。既是梓童有愿。朕也准你上廟。娘娘謝主恩情。陪主追歡。

娘娘陪主樂追歡。輕盈盈人動心猿。君妃飲酒二更後。羅幃帳裏一同眠。鳳友鸞交在一夜。如魚得水五更寒。

第四回 余太君占課 呼丕顯受刑

詩曰 日暮西北堂 涼風洗修竹 著書在南牕 門館常肅肅 苔草延古意 視聽轉幽獨 或問余所營

雞黍就空谷

閑言少敘。書接前言。却說仁宗皇帝在西宮安寢。君妃二人如魚似水。到了五更。二人梳洗已畢。皇帝駕設金鑾。

仁宗皇帝登大殿。娘娘一見面堆歡。急忙上了丹鳳輦。隨駕宮娥在後邊。天子大殿忙傳旨。龐龍龐虎跪殿前。跟着西宮去上廟。燒香一畢。急速還。二人答應臣知道。雙將保定女紅顏。按下西宮龐娘娘。再提呼家拜老男。按下龐妃降香不提。且說不顯王爺說承奉官伺候。我孤有愿。吩咐人等拉馬進東岳廟降香。

不顯扳鞍忙下馬。欽賜五百御林軍。半付鑾駕分左右。前呼後擁出府門。穿街過巷來的快。天齊不遠面前存。却說王爺率領御林軍來至天齊廟下馬進廟。擺下猪羊祭禮。

王爺進廟上大殿。跪下臨凡水平星。行禮叩頭忙站起。不住禱告衆神明。抽了三籤下下口。口中無語自沉吟。吩咐看馬回王府。急急上馬走如風。催動執事往前走。來了龐妃喪門星。

肉一坵墳 第四回

一六

承奉官回話王爺不可前進有西宮皇妃來東嶽廟降香王爺說這事怎了

王爺傳令收執事緊捲旂幡鑼不鳴棄蹬離鞍忙下拜拜倒功臣後代根龐妃盡內閃鳳目一見王爺氣很很手指不住開言罵奸賊胆大欺了天王爺一見心害怕尊聲皇妃納臣言爲臣來上東岳廟因此來把愿心還娘娘聽罷大怒說奸賊豈不知我奉旨降香你該躲避爲何撞我的馬頭明明調戲於我王爺聞言魂不附體說臣天大的胆也不敢調戲國母

龐妃聽罷將眉豎不由一陣咬銀牙你今前來污辱我有何面目見君家說着舉手劈面打嚇壞淨山王爺他尊聲國母休動怒細聽爲臣訴根苗

王爺說國母莫動手娘娘降香爲臣見了國母下馬叩頭沒有什麼不是娘娘說奸賊胡說

上前拉住王爺帶抓住赤心保國臣不論好歹舉拳打這是封王一品卿王爺爲難多一會哀告娘娘一貴人只得忍氣由他打毀壞八寶四團龍打死只站這塊地欺君之罪滅滿門王爺跪倒塵埃地娘娘兩耳不聽聞伸手拉住穿紅將不顯心中自沉吟翻覆躊躇多一會心生一計上眉稍兩旁文武將頭點氣壞士農工商人呼不顯見事不妙心生一計站將起來整冠束帶脫身而去

忙抓馬鬃雕鞍上御林也上馬能行呼家衆人佯佯去氣壞龐氏一西宮今日走脫呼不顯費盡機關也是空娘娘低頭心暗想又有一計上心中

真是奸妃呀

他將珠冠使脚蹂青絲拉的亂紛紛抓破香腮流鮮血兩淚汪汪大放聲悲聲切切哭上輦來到皇家東華門天子正坐人回報啓奏仁宗四帝君

啓奏我主西宮娘娘降香回來冠帶毀壞悲聲不住朝門候旨天子驚疑不止隨宣旨出朝娘娘隨旨而進上殿雙膝跪倒